

愿逆风，试归“独立”

◆冷如冰

(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)

“某种程度上，独立教师与独立候选人是相似的，都得把自己完全地敞开，摆在社会公众面前。”这是郭初阳对“独立教师”的理解。他把这种状态称为“自我雇用”，一种不必拘泥于体制和教条的生存方式。

他的这段话顿时让我心生敬佩，也给了我心头突然被阳光照进来，敞亮亮的感觉。我也想把这种理念理解为语文和语文老师对学科和生活朴素、自由的回归。让“语文”做回“语文”，让“生活”回归“生活”。

这也给了我们一种提醒，在语文的教学中“把童话教成童话，把小说教成小说，还它一个本来面目。”

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人——倪江。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。作为全国一流的中学语文老师，倪江也禁过书，逼迫过学生，追逐过分数……但他最终还是意识到，语文首先是跟生命体验在一起的——生命的本质正是自由。“阅读什么，怎么读，说到底是个人的天赋权利，教育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不能够随便剥夺人的基本权利。”他曾担忧：“语文很有可能成为一种禁锢工具，孩子学到的是规则的铁面，矫情的脂粉。”

作为一个教龄尚浅的语文老师，我每天思考着如何设置情境，如何训练表达，如何让孩子更好的体会语文的美。我思考着如何让自己的课堂开出一树繁花。此时自问，是否是在给语文涂抹“矫情”的脂粉。作为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，每天要面对的，是这些思想价值观还未完全成形的孩子。若努力让语文回归，又该归向何处？

作者郭初阳在书中给出了答案。从专业领域进入公共层面，语文就是生活、思想和行为方式。

带着孩子在经典文本中寻找光亮的人，主张更纯粹的语文，

比如让孩子们体会到语言之美，而不是简单读一个故事，道一番长短，记下一些对考试适合的答案。

但生活又不等同于文学。他们有着各自的原则：生活要尽量计算成本与收益，坚持精力节省原则；文学要尽量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敏感。带着孩子去探索，从这本书到另一本书，从一本书到几本书——书如撬棒，课堂是支点，书越多则撬棒的动力臂越长，那观念也会被抬得越高，也不费力。

在这过程中，教师要打开自己，保持心灵的开放，用自己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思考，与孩子们建立联系，在完整而不分裂的自我中，编织一张有凝聚力量的网。

除此外，对文中作者提到的“会玩”，我也很有认同感。听过这样的事例：南开的功课非常紧……可是，在下午三点半到晚饭前的那段时间里，没有一个学生能坐在教室中做功课，每一个学生都在操场上做自己喜欢的运动，复、足、排、垒以及各种田径练习。训导老师在每一个教室外巡视，如果发现三点半后有学生偷偷地躲在教室里做功课的话，立刻记大过一次。……他们张校长常这样一句话：“不会玩的孩子是傻孩子。”

孩子在玩中学会如何与同伴相处，玩中更加热爱当下的生活，在玩中对大自然更多了真切细腻的感受。但现在课业负担的沉重，孩子也经失去了许多玩乐的天地。用大量的时间埋首作业，我们虽是好心地为学生“未来”考虑，但他们看得到哪些学生进入了名牌大学，却看不到他们毕业以后的人生。

而深居“独立”之外的我们，心里作难的教师，深知三折肱为良医的道理，那就带着自己的伤痕，来更温柔地帮助那未成年的孩子们吧。

